

统计文苑



中国统计出版社

5428108

I217.1
140
3:1

统计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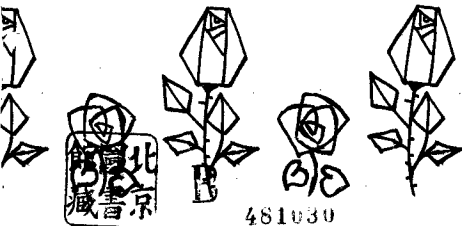
A 卷本

改革催开统计花

《河北统计》
《统计与决策》
《统计与预测》
《四川统计信息》
《江西统计信息》
《北京统计》

编辑部 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文苑

改革开放统计花

《河北统计》编辑部等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6印张 16万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ISBN 7-5037-0078-5 / C·15

定价：1.50元

编者前言

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造就一代风流，汇聚千古绝唱。

党的“十三大”春风雨露，催开了统计之花，姹红姹紫，斗妍争芳。

为壮改革之潮声，赓社会主义之丰采，《统计文苑》应运而生。

《统计文苑》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热情讴歌了广大统计工作者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的胸怀、气魄、胆识和时代精神风貌。她荟萃了全国统计报刊文学艺术之精华，取材新颖，情调高雅，兼具欣赏价值、启迪价值和保存价值。多层次读者均可从中读到激励改革、勇于奋进，献身统计事业的篇章，也能看到统计工作者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不失为广大读者的知音。

《统计文苑》由河北、湖北、广东、江西、四川、北京等六家统计编辑部联合编辑。由《河北统计》盛劲波、陆士敏同志，《统计与决策》柳树林同志，《统计与预测》张益钦同志，《北京统计》左薇明同志，《四川统计》周东涵同志，《江西统计》陈立勇同志，《女子文学》张广敬同志，《青春岁月》王正昌同志负责编审。在编辑过程中，承蒙上海、江苏、甘肃、宁夏等省市统计编辑同仁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辑统计文学艺术之书籍，尚属首次，缺乏经验和知识，不足之

处和错误的地方，敬希广大读者指正。

1988年4月24日于石家庄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小 说

山峦起伏.....	王默涵 (1)
交 班.....	张广敬 (55)
工地有这么一位统计员.....	李桂芳 (58)
填报表.....	张广敬 (60)
小李改稿.....	刘兰松 (62)
盖 章.....	何亚斌 (65)
天上, 那变幻飘动的云.....	王正昌 (69)
关于植树节植树的统计报告.....	许和平 (79)
一场冰雹.....	李桂芳 (83)
统计员的心.....	周崇坡 (85)
粉红色的记忆.....	曾艳萍 (88)
汇报报.....	成 林 (91)
忠 诚.....	蒋华明 (93)

诗 歌

我歌唱诚实的数字.....	孙友田 (101)
---------------	-----------

直书无韵黄金诗	刘章	(102)
情思	陆士敏	(103)
统计表遐想	萧振荣	(104)
透明的奉献	陆士敏	(105)
统计姑娘	王月华	(106)
求是者颂	冬柳	(107)
统计员的岗位	吴祥云	(109)
献给统计的诗	刘兰松	(110)
家乡	陈航	(111)
白桑吧, 统计	赵光辉	(113)
数字卫士	白智勇	(114)
统计员之歌	侯候廓	(115)
清江芙蓉	刘章	(116)
桑干河畔的早集	韩杰	(118)
数字的歌	韩际平	(119)
啊! 统计工作的内涵	温慧敏	(120)
勿动你的小脸颊	任艳霞	(121)
诗二首	石人	(122)
数字王国里的浪漫曲	闻频	(123)

散 文

关于我们	冬眠	(127)
弯弯的小路	佚名	(131)
未来的统计师就是我	李伟 姚忠汉	(133)

特 写

访女统计学家刘叔鹤教授	毛冬焰	(137)
为新时代旋律的人们	李绍儒	(139)
徐州五大姐	李景仙 徐成元	(145)
京津行	薛水源	(148)

传 记

一代统计巨人

——马哈拉诺比斯

.....〔印度〕C·R·芬著 龚鉴尧译 (157)

山峦起伏

▲ 王默飒

“哟，安姐，还抠哪？办公室都没人儿啦！”

足足过了十秒钟，安欣的眼睛才从报表上移开，见齐晶晶都披挂好了。她那头黑瀑布样的披肩长发显然刚刚梳理过，打了发蜡；口红也是刚刚涂过的；奶黄色人造革小提包已挎上肩；一股袭人的香水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她不算很漂亮，但体态很美，是那种很富魅力的姑娘。

“你那报表汇总完了？”

安欣朝她笑笑。她跟人说话，总是那么和声柔气的。其实她知道多余这么问。齐晶晶的神气告诉她，她不仅已汇总完报表，还打扮好长时间了。这大概是她比别人晚走的原因。星期六下午，谁不是早早儿就往家瞭？

“局座大人都过了目的，干吗还那样细抠？”显然，齐晶晶想拉安欣一块儿走。

安欣不想走吗？刚才齐晶晶接电话，她就想到了是谁给她打来的。“今天星期六了！”她脑袋里刚闪出这几个字，心便无端地蹦蹦跳起来。他一定也要回来。“十二道金牌”了，他今天一定得回来了。她有点慌，莫名的激动，却又感到一阵怅惘和痛苦。她有点恨自己，为自己那柔丝一样缠绵的情感，同时也觉得对不起她的老杨。唉，人是

个谜。她记得哪位作家这么说过。

可是，就因为今天他回来，她才非把这几个数字凿实不可。

“哟，植被面积你也要一个个核算？”齐晶晶有了新发现。

“你说呢？”安欣温柔地笑笑，把林业局那份统计报表往齐晶晶跟前挪了挪：“今年荒山植被面积一百五十万亩哩。”

齐晶晶的眼睛睁圆了，好象跟前的安欣是刚刚飞来地球的外星人：“你神经出毛病了是怎的？卢县长至少在五十个会议上宣布过这个数字了，地区报纸发了头版头条，省报也作为重点新闻报道，你是没听过还是没见过？你要怀疑这个数字？”

安欣只苦笑：“咱县去年荒山植被多少亩，你知道吗？”

“既然说今年荒山植被翻番，当然就是七十五万亩啦。”

安欣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表，指着一个数字说：“不，去年报的是九十六万亩，说是比前年翻了一番。”

齐晶晶也愕然了：“怎会是这样？”

安欣说：“我再问你，咱县总面积是多少？”

齐晶晶：“二千五百四十五点七平方公里呀。”

安欣：“山区面积呢？”

齐晶晶：“一千四百六十顷。”

安欣：“折合市亩呢？”

齐晶晶拿起安欣桌上的电子计算器，按了几下，说：“二百一十九万亩。”

安欣又苦笑了：“且不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我们植被多少，单单去年的九十六万加上今年的一百五十万，就远远超过了我县全部山地总面积。难道我们把外县的荒山也拿过来植了被不成？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黄龙”又怎么解释？”

“那……”齐晶晶慌了，“我汇总的那些报表会不会……”她朝自己的办公桌跑去，可刚跑两步又愣住了。

我的天真的小妹妹！安欣想，苦笑着摇摇头。

前年下半年，生活为我们蔚起一个改革热潮，南有步鑫生，北有马胜利，许多兄弟县份也都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卢县长向来是不

甘寂寞的，建议县委连夜召开了常委会，太阳出来的时候，新县的口号也出来了：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连续两年翻番。为这，县里很多人有过不同意见，统计局副局长杨彬就是一个。去年年终，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数字报上来了，杨彬又摇头，顶着不填报。可是没多久，杨彬的工作调动了，到塘河乡当了副乡长，翻一番的“捷报”还是登在了地区报纸的头版上，连省报都给了块不小的版面。

接受去年的教训，卢县长的工作也有很大“改进”，叫做“报道先行”。就是说，统计数字在未经统计局审核汇总之前，先由宣传部门捅到报社、电台去。很纸登了，电台广播了，声势造成了，宣传也就成了事实。刚进十月，新县已以两年翻两番名声赫赫，现在已在流传，卢县长不久就要到地区就任副专员，接替他担任县长的既不是李副县长，也不是张副书记，而是统计局局长范来福。至于他们荣升的原因，谁不晓得和翻两番的政绩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个小小的统计员，敢给翻两番的数字抹黑？

齐晶晶好象还没从梦中醒来，愣呵呵瞅着她。快满三十岁了，可天真得还象个小孩。安欣常常觉得她可怜，又觉得她单纯得可爱。她真不忍心把那些丑事说给她。

“统计是决策的依据，也是对决策的反馈和监督，”安欣觉得只好正面说些大道理，“要是我们提供的依据是假的，反馈的信息是错误的，那我们的……”

“统计良心！”大道理却使齐晶晶心头一震，不声不响地坐下来按计算器了。“统计良心”，这是她爸爸齐衡的口头禅。五十年代末，齐衡曾是县统计局长，因为“否定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被造反派整死了。

二十分钟后，齐晶晶已把数据又核算了一遍。“没问题。”她的笑盈盈的眼睛这么对安欣说。安欣也微笑着作答，心里却沉甸甸的。

“很表对报表，你能看出个啥问题来哟！”她不无痛惜地想。

“哟，这不都五点半了吗？”齐晶晶看了看手表叫，明澈的眼睛盯着安欣，分明说：“你还不走？”

“你先走吧。”安欣微意地笑道。“回去替我看看火，照顾一下

蜜蜜和圆圆……”

“还用说吗！”齐晶晶很清脆很响亮地应着，哼着歌儿跑了出去。她是有名的乐天派，啥烦恼也不会在她脑袋里留下痕迹。

二

相传曾是春秋时代一个小国的都城，那城垣却早已没了踪影。两条十字交叉的大街都不足二里长，把小城分成四个角。早先兴人民公社的时候，分为甲、乙、丙、丁大队，现在叫甲、乙、丙、丁街，实在只是个小镇。要不是县的党、政机关设在这里，即使在最大比例的全省地图上，她也不值个小句号的。

城北五里远，绕过一个光秃秃的山包，有一条通向百里外的铁路干线的东西大马路。这个县的长途汽车站便建在马路边上。以此为中心，这几年马路两旁建起了许多颇具现代化规模的楼堂馆所什么的，马路变成了大街，后来党、政机关也逐渐迁到这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县城，当地人称它新区。相形之下，那当年的国都就更象个破旧的小村镇了。

新区地势显赫，交通也方便，那些有财有物或者说话管事的单位，渐次把家属宿舍也由旧城迁到这儿来了。统计局这样的单位财不大气也不耗，所以仍然住在小城东“门”外的旧家属区。安欣每天要跑十多里路上上班。

如果不是有个瘫在床上的老婆婆，如果不是有她的小圆圆和田大民家小蜜蜜，她倒很乐得这么跑一跑。她喜欢安静，一个人走路对她简直是种享受。每天，到机关里是那些由不得她却又非要她填写的数字，回到家里又是没完没了的油盐柴米病人孩子。她有自己的烦恼和欢愉，有只属于她自己的心事，但是没时间去想。只有在清晨上班和傍晚回家的路上，才真正是属于她的。只有这段时间，才能正儿八经地想她要想的事。就说眼前这个无名山包吧，她第一次见它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她刚从统计专科学校分配到这个偏远小县的时候。第二年春天，他们这群小青年就高举着团旗开展了绿化这座小荒山的活动。树栽上了，活下来的却不多。以后几乎每年春天都来栽，后来还真的

绿化了那么一大片，可是再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又都被砍掉了。直到今天，它还是光秃秃的。她不知道全县二百一十九万亩山地包不包括它，但是她知道它被植过被。这个统计数字又该怎样写？

呵，统计数字！明明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却又莫名其妙地表现为某些人的升降浮沉。一年多前，她的老杨就是为了那翻番的数字，被贬到离县城一百二十华里的塘河去的，而卢大胆儿又为了那耀眼的数字，成了体面的新闻人物。被称为死榆木疙瘩的田大民由于死咬住数字不放，一下子被贬到潘家峪沉了那么久；可又恰恰在这些年里，他弄到了大量的有关深山区的翔实数字，写出了《山区综合经济灰色预测》等好几篇震动全国的学术论文；又因为掌握了潘家峪化工厂的大量数字，使他在和美国两家厂商的诉讼中战胜了对手，一下子被地委副书记看中，成了这次新县统计局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数字，它和人生一样，不也是个谜么？

对了，现在她想认真想一想的是统计局的人选问题。她毕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助理统计师，谁当副专员，谁当县长，她既无力过问，也觉得和自己没啥关系。统计局就不同了。那是她的顶头上司，几乎天天要打交道，今后的生活是别别扭扭还是顺利些和这个人有直接关系。不管眼下新县人还多么顾不上去想这个，她是早就暗暗盘算了。

老杨是不可能的。卢大胆儿不喜欢他，范来福更把他视为眼中钉。眼下虽不象前两年那么强调学历和职称了，但人家要想把你踢开不用，学历和职称仍然是过得硬的条件。何况她那安贫乐贱的老杨在塘河干得津津有味，真调他回来他还不愿意哩。卢大胆儿和范来福欣赏的是于晓峰，刚才给齐晶晶打电话的那小白脸儿。这些天，几乎人们都在猜测，卢大胆儿和范来福要提他来接任统计局长了。这使安欣很担心，因为她知道他太阴。他是她读统计专科时的同学，他肚里有几根蛔虫都清楚，她太厌恶他了。照说，一个学统计的，调回来搞专业也是正理，可惜他那点专业知识早兑着二锅头喝光了。当着个潘家峪乡的代理乡长，连在他那儿建立统计站他都设阻。他的嘴巴就是报表，就是数字。全县两年翻两番，人家三年翻了三番。卢大胆儿因此把他当作宝贝疙瘩；田大民则因此跟他搞得剑拔弩张。

对了，要是田大民来就好了。听说地委臧书记赏识他，新来的县委麦书记也很器重他，已经打了几次电话叫他回来，很可能和眼前这事有关。他是唯一可以和于晓峰抗衡的人。

天给北风刮阴了，似乎有雪花落下来。隆冬的傍晚，路上车辆行人都很少。她骑得很慢，尽情地享受着这凉风的吹拂。

走进街口，才想到应该给老人、孩子买点什么吃食。香蕉、桔子之类和她家是无缘的，便在一个卖柿子的小摊前下了车。

这时候，却听见从家属院那边传来了吵嚷声。齐晶晶！这人嗓音脆亮，又是那眼里容不下半粒砂子的烈火性儿，跟范来福那个年轻老婆针尖麦芒，两人准是又干起仗来了。

“放你妈的屁！你孩子打了人，还倒打一耙？”

安欣赶紧推起自行车，托着柿子往家赶。

果然跟马玉香吵得正凶。

“你见我孩子打他了？你捉住他手了？”被称做“老虎蛋子”的马玉香站在二楼阳台上，红脸胀筋，叉着腰喊。“你是他爹？你是他妈？用得着你这么护着他吗？”

那齐晶晶大概刚洗过脸，长发披散着，上身只穿件紧梆梆的大红开司米毛线衣，越发显得风姿绰约。不知是由于过份激动还是那毛衣衬的，她的脸儿扶桑花儿般红：“我不是他爹，也不是他妈，你仗势欺人，姑奶奶就要跟你辩辩理！”

“哟，敢情你还不是他妈哪？”马玉香有声有调地叫，“没准儿你正想捞那么个差事干干哪吧？人家是响当当的统计师，地委书记都看中的红人儿，正挤着要当统计局长哩。不是你那野孩子还没找着爸爸吗？你给人家多扭几下屁股，没准儿能攀上这门儿亲哩！……”

这“老虎蛋子”嘴太骚，骂起人来吐不吐核儿。安欣顶怕听她骂街，让人听了没法睁眼，可跟她住个对门邻居，又不能不常常听。她比她丈夫小二十多岁，粗粗壮壮象个牛犊子，是“文革”期间范来福到潘家峪躲避造反派的批斗时搞上的，据说于晓峰很为此卖了些力气。她没文化，刚来县城时在街上见了汽车都大惊小怪地叫，这些年却很以官太太自恃了，是这一带有名的“惹不起”。

“放你妈的屁！”论骂人，齐晶晶也只会这一句，“你别想拿脏话堵住谁的嘴，姑奶奶啥阵势都见过！走，蜜蜜，先到你安姨家去洗一洗，回来我再找这‘老虎蛋子’算帐！”

那边的“老虎蛋子”才不肯罢休哩，步步紧逼：“对喽！人家安欣才是他的候补妈妈哩。别看那田老大庄稼佬儿都不肯要，人家安欣早当宝贝疙瘩搂起来啦，哪里轮得上你！”

“老虎蛋子！你让我撕烂你的嘴！”

齐晶晶一回身，正好看见愣怔怔呆在那里的安欣。她手里的柿子已经掉在地上，摔得稀屎一般。她脸色煞白煞白，嘴巴、两手都在微微抖。她太善良，身子又单薄，作姑娘时就小鸡般纤弱文静，哪里受得住这般恶言恶语的攻击！她泪花儿都涌在眼里了，呆了似地瞅着不可一世的马玉香，嘴巴蠕动着，却什么也说不出。

齐晶晶一看安欣这样子，火气更不打一处来，旋风般朝小楼扑去：“看姑奶奶怎么教训你！”

“晶晶！”安欣终于喊出声来。

齐晶晶姑住，嗔怨地朝安欣一瞥。

马玉香正腆着肚子发泼，目光和安欣的目光一碰，顿时撒气的皮球似的，软了，把脸一扭，假装捣鼓她阳台上那盆仙人球，不吭声了。人就是这么怪，凭她那泼劲儿，越是碰上齐晶晶那样对杀对砍的对手，她的斗志越旺，吵兴越高，喊上两三个小时都不带打歇的；可一碰上安欣那文静俊秀的脸孔，目光跟安欣的目光打个对，她的脸上就发烧，一点吵架的兴致都没了。这也算是一物降一物吧？

这两年，范来福在县里说话算数，统计局的家属宿舍，也早可以迁到新区去了。可是他不。他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能忘节俭，只在旧区为知识分子盖幢小楼就行了，一般干部应该还住在那排座南朝北的平房里。为此，卢大胆儿在几次会议上很表扬了他几次。果然，去年就盖成了这座二层小楼，把一楼分给了田大民他们几家带“师”字衔的主儿，他自己和两个副局长就把二楼全包了。后来人们突然明白过来，他的父母兄弟就住在紧挨新区的那个小村里，他的“老虎蛋子”老婆跟他们合不来，他是故意躲着他们才不往新区搬的。

马玉香和田大民的关系叫人莫名其妙。正当田大民拿到统计师职称，积极为老婆孩子办理农转非的时候，他老婆却提出和他离婚，马玉香曾多么愤愤不平呵！她说她见过那个女人，狐狸精，早就背着田统计师靠上人了。她用她的脆亮嗓门儿义务宣传，几乎整个家属大院都知道了田大民是个憨厚的被损伤的人。她替他照顾他的六岁的小蜜蜜，田大民一从潘家峪回来，她就跑下来送开水送热饭问寒问暖帮助拾掇屋子。可田大民对她却只是不冷不热客客气气。连小蜜蜜都不愿跟她亲近。每次田大民回来，跟她冷呀热呀地寒喧一阵之后，就扎进安欣的屋里去了，连他自己的屋都留不下他个屁股印儿。于是，她和安欣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嗨，田统计师光棍一条，老杨彬一年难得回两次家，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可传巴巴两个人，真有点偷鸡摸狗的事，也算不上什么大挑剔嘛。”听起来豁达得很，其实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并且末后还要加上一句：“何况，人家年轻时就相好过，旧情难断呗！”

小蜜蜜一见安欣，真的象见了自己妈妈似的，挣脱齐晶晶，扑进她怀里。刚才他确实跟马玉香那大儿子打了架。他当然敌不过比他高出一头的对手，吃亏了，滚了一身泥雪，裤管也给撕豁了。安欣蹲下来搂住他，任孩子在自己怀里抽噎，把脸紧紧贴在孩子冰凉的脸蛋上，不知怎么自己的眼睛也酸酸的了。“进屋去吧，呵？”她柔声说。

“阿姨给你把火桶旺，洗洗澡，把裤子也缝得好好的……”

正要鸣锣收兵的马玉香听了这几句，酸劲儿又上来了，迈进屋的脚又收回来，冲齐晶晶喊：“瞧见了没？要想当妈妈，得这样儿才够格！”

齐晶晶哪里吃得下这一套，就势抄起个毛竹扫帚就要往楼上冲：

“姑奶奶才不信你老虎蛋子能吃人，虎牙也给你敲下两颗来……”

“晶晶！”安欣刚喝出一声，她的小圆圆急火火跑出来：“妈妈！我奶奶又晕过去了！”

安欣扭头就往屋里跑。就在那一晃的当儿，忽见马玉香的玻璃窗里有一张男人的白净脸，一闪又不见了。这么说，于晓峰已经回来了？看来齐晶晶还不知道哩。

三

婆婆斜倚在被褥上，脸色黄蜡蜡，两眼微闭着，真的昏迷过去了。老人家人高马大，早先动点力气啥的，总能抵上身材小巧的儿媳两个。这几年不行了，血压高，糖尿病，去年春天，索性瘫在炕上。安欣跑过去在她头上摸摸，又拉起腕子摸脉，之后急忙拿毛巾拎暖壶。可是，暖壶轻飘飘，空的。忙又往外跑，想向隔壁晶晶寻点儿，却又终于没喊出来。经直到她屋去找开水？又怕……今天晶晶接到的电话，刚才马玉香屋里闪过的那个白净脸，她觉得似乎有啥可怕的事在发生。她是女人，是安分、娴静、脸热怕羞的女人，要是万一人家……这种事真要命！

应该说，她对齐晶晶是了解的。就连那些属于女人的最隐密的事，一出口就叫她红脸胀筋的事，晶晶也从不瞒她。然而，偏偏在和白净脸的关系上，使她就象读一首最晦涩难懂的朦胧诗，她吃不准她！

由于爸爸的缘故，齐晶晶的童年是不幸的。1979年给她爸平反，她才得顶班进了统计局。后来似乎还顺利。她二十三岁那年，一个来新县实习的大学生被她迷住了，并且很快结了婚。那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省城，于是她也就巴望着调到省城去。然而阴差阳错，那调动竟未实现。三年前她去省城探亲，却意外地发现丈夫已有外遇。这个眼里揉不下半粒砂子的烈火性儿女人哪里容得！全不顾正怀着身孕，断然和男人离了婚！

她生小多多那天晚上，天正下大雨，据她说，时间还差十多天，根本没准备。当时安欣去了潘家峪，左邻右舍多半下乡去搞“三夏”，而她是宁死也不求“老虎蛋子”的。半夜里阵疼起来，想往医院跑已来不及。她疼得在床上滚，后来到地上滚，想呼喊，声音却被呼啸的雨声淹没。幸而住在前排的田大民还没睡。他是特地请假回来赶写一篇论文的。他跑过去，三脚两脚踹开门，不由分说就把半裸的晶晶用被子裹了放上平板三轮。那时他与那农村女教师离婚还不久。

齐晶晶抱着婴儿出院，发现自己已发疯地爱上了田大民。她把这心事对安欣说了，安欣也乐意从中撮合，田大民却还在思念那女教师，